

系統神學（卷一）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
Wolfgang Pannenberg

潘能伯格 著
李秋零 譯

現代系列

系統神學（卷一）

潘能伯格 著

李秋零 譯

道 風 書 社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現代系列·232

策劃 楊熙楠

系統神學 (卷一)

作者 潘能伯格

譯者 李秋零

執行編輯 汪麗娟 殷子俊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箱：publishing@iscs.org.hk

原書版權 © 1988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中譯本版權 © 2013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3年初版

本書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與 Vandenhoeck & Ruprecht 商定出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Modern Series 232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

by Wolfhart Pannenber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Qiuling

This translation is funded in part by Mission EineWelt and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FELM).

Copyright © 1988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Chinese edition © 2013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13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13: 978-962-8911-95-0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MODERN SERIES 232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

Wolfhart Pannenberg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

策劃 楊熙楠

文庫學術委員

(以中文姓氏筆劃順序)

王曉朝

北京 清華大學哲學系

李秋零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陳佐人

美國 西雅圖大學神學及宗教學系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文庫學術顧問

ACADEMIC ADVISORS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柯林斯(Adela Yarbro Collins)

美國 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

奧特(Heinrich Ott)

瑞士 巴塞爾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舒士拿—費奧倫查(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教授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德國 慕尼黑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福特(Bruno Forte)

意大利 那不勒斯大學神學系教授

羅明嘉(Miikka Ruokanen)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神學系教授

約恩森(Theodor Jørgensen)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施賴特爾(Robert J. Schreier)

美國 天主教神學研究院神學系教授

考夫曼(Gordon D. Kaufman)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泰森(Gerd Theissen)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教授

烏爾蘇拉·金(Ursula King)

英國 布里斯托爾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田樂道(Notto R. Thelle)

挪威 奧斯陸大學神學系教授

漢斯·昆(Hans Küng)

德國 圖賓根大學普世宗教研究所榮休教授

特雷西(David Tracy)

美國 芝加哥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麥格夫(Alister McGrath)

英國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教育及專業研究系教授

韋爾克(Michael Welker)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系教授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德國 圖賓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總序

歷史地觀之，基督宗教有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前者指基督教會的形成及在諸民族社會中的傳入和生長過程；後者為基督信仰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中的思想性歷史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層面和思想層面儘管相關聯，仍各具不同的形態。

基督教思想成形於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時有希臘語思想者和拉丁語思想者（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假希臘化哲學思想和羅馬哲學思想，表達對基督事件之認信，開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紀，基督思想在拉丁語文化中與古希臘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歐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來，基督新教隨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國家形成，基督思想遂與歐洲諸民族語言文化融糅，形成風貌各異之基督思想。俄羅斯則直承早期希臘語基督思想，形成獨特的俄語基督思想（東正教思想）。近百年來，隨肇始於歐洲之社會現代化過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亞洲，產生漢語、韓語、日語之基督思想。

語文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質超逾民族性，形態卻假依於民族語言織體。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程，迄今仍在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結構要素。

翻譯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辰，「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言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王國維語）中國學界百年翻譯之業為漢語思想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開闢了途徑。四十年代，美國神學家、漢學家章文新博士創設「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翻譯計劃，與中國神學家謝扶雅教授等共同從事，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開創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漢譯事業，令學術界感佩。同時，《集成》也有歷史局限：選題系統性強而譯述零碎（不少典籍為節譯）；漢譯表達不盡人意；對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思想學典顧及不足。最令人遺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預定規劃而終。

本文庫願繼前輩學者漢譯基督教思想學典未盡之業，以補漢譯泰西學術中遂譯基督教思想學典之不足。文庫定名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表明僅涉及基督宗教的思想史文獻，旨在積累歷代基督教思想的漢語學術典藏。

本文庫以翻譯為主，分三個系列：

- I. 古代系列（希臘化時代至中古末期基督思想文獻）：含希臘語早期基督思想和中古拉丁語基督思想的典籍。
- II. 現代系列（從十六世紀至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思想文獻）：含近現代西方各民族語文之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的基督思想典籍。
以上兩系列亦包括猶太教思想和漢語基督教思想文獻。
- III. 研究系列（近現代研究基督思想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含近現代中西學者以人文—社會科學語境中對基督思想的研究典籍。

雖然基督宗教思想之傳統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內建構生成的，但神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術語境中亦躋身於公共大學和文化建制，形成兩種個性不同（但不一定相悖）的論述取向。為此，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之主要分野為著述之取向，若偏近大公教會神學傳統者屬現代系列，若偏近人文—社會科學維度者則屬研究系列。

現代學術（人文—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以知識學的原則和方法檢審歷史和現實中的思想和社會，盡可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地研究人類的意識理念和生活樣態。在這種學術形態中，基督教神學作為一門傳統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學術不僅是歐美思想文化的傳統並迄今仍為其基本結構要素，亦已成為漢語思想及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基督教의思想和社會之歷史和現實，是漢語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文庫之編譯工作由中國人文學者從事，編譯者願承中古漢語學者為豐富漢語思想文化傳譯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蟲之為珊瑚與羸蛤之積為巨石也」（章太炎語）。

——漢語學術思想值現代轉型重鑄之際，文庫願益於漢語思想之豐碩，不負漢語學術之來者。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中譯本導言

如何肯定上帝的真實？

郭鴻標

香港建道神學院張慕暄教席教授

一、引言

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是當代德國神學界甚至國際神學界的大師。如果翻閱介紹當代神學的書籍，沒有一本可以略過潘能伯格。

筆者準備首先介紹論述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最有代表性的德語及英語人物與著作，讓讀者可以知道學術界如何評論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德語世界方面有米勒 (Gerhard Ludwig Müller) 於一九九〇年寫於一篇詳細的《系統神學(卷一)》書評。¹文茨 (Gunther Wenz) 是潘能伯格於慕尼黑大學教席接班人，於一九九四年寫了一篇《系統神學(卷一)》簡單書評，指出潘能伯格的神學起點是反對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 的存在主義神學及巴特 (Karl Barth) 的辯證神學，因為兩者都屬於非歷史性的信仰主觀詮釋。潘能伯格神學鮮明之處是重新引用「普遍歷史」 (Universalgeschichte) 觀念作為演譯上帝啟示的媒介。²嚴格來說，這兩篇書評

1. Gerhard Ludwig Müller, 〈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卷一)構思〉 (Pannenberg's Entwurf einer Systematischen Theologie (I)), 載《神學評論》 (Theologische Revue, 86 [1990]), 頁 1-8。

2. Gunther Wenz, 〈信仰的理性〉 (Vernunft des Glaubens), 載《時代轉折》 (Zeitwende, 65 [1994]), 頁 188。

沒有甚麼獨特之處，較具可讀性的作品是文茨於二〇〇三年出版一本介紹潘能伯格神學的書，把《系統神學》卷一至卷三作詳盡介紹。³筆者認為這本書對於了解《系統神學（卷一）》有重要幫助。筆者認為，英語世界研究潘能伯格神學的代表性作品如按年份排列，以格倫茨（Stanley Grenz）的作品最具歷史意義。格倫茨曾於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在慕尼黑跟隨潘能伯格進修神學。德語版的《系統神學（卷一）》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格倫茨隨即寫了一篇書評，把《系統神學（卷一）》的思想介紹給英語世界的讀者。⁴在還未有英譯本的時候，格倫茨出版了介紹潘能伯格系統神學的書《盼望的理由——潘能伯格系統神學》（*Reason for Hope. The Systematic Theology of Wolfhart Pannenberg*），可說是較早向英語世界推介潘能伯格的學者。不過，潘能伯格在該書的序言裏面表示，書中第三至第六章關於創造論到終末論的部分，尚未代表當時還未出版的最後立場。⁵所以，這本書第一至第二章內容應該是潘能伯格同意的，亦是最具可讀性部分。

進入一位神學家的思想世界，不能停留於閱讀二手資料的階段，我們必須要進入神學家的原著，了解他與甚麼問題糾纏，他有甚麼想法，能否有新的創見，他的觀點能否成功開拓一條出路。說漢語的普通讀者往往依賴漢語翻譯的材料認識一代思想家。不過，翻譯成漢語的，通常只是這位神學家著作的極少部分。如果那位神

3. Gunther Wenz, 《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入門概述》（*Wolfhart Pannenberg's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Ein einführende Berich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4. Stanley Grenz, 〈評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Book Review on Pannenberg, Wolfhart.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9），《蘇格蘭神學期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42 [1989]），頁 401-403。

5. Stanley Grenz, 《盼望的理由——潘能伯格系統神學》（*Reason for Hope. The Systematic Theology of Wolfhart Pannenber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頁 ix。

學家是德國人，即使說漢語的讀者也能讀英語譯本，亦只能夠觸及有限被譯成英語的部分。如果要能夠明白德語神學家的心靈世界，無可避免地必須仔細讀德語的原著。筆者有機會從一九九一至九七年在漢堡大學跟隨菲舍爾（Hermann Fischer）進行博士研究，探討潘能伯格基督論由歷史為主發展到以三一論為主的過程。⁶在論文寫作末期，筆者覺得潘能伯格的思想有前後期的現象，但是沒有信心作出結論。在思想翻來覆去之際，腦海裏浮現一個意念，直接訪問潘能伯格。在訪談間，潘能伯格坦然承認思想有前後期的重點，不過沒有任何不一致的情況。筆者獲得思想上的肯定，順利完成論文。學成返回香港後把出版的論文寄給潘能伯格，他回信表示讚賞，同時提出一些修改建議。當時，筆者覺得他有自圓其說的嫌疑，不能接受筆者有根有據的批評。十四年後重讀潘能伯格的信件，對他的自我解說有更多理解；不過潘能伯格認為筆者誤解他的觀點，這部分筆者卻沒有被說服，將會在本文第四部分交待。筆者絕對不敢妄自誇大為潘能伯格專家。一方面因為筆者在這十四年間開發其他神學家的研讀和寫作計劃，期間關於潘能伯格的著作只是在一九九九年發表過一篇漢語文章，在二〇〇七年英國神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ology）年度會議上發表過一篇英語文章。⁷另一方面因為潘能伯格的神學博大精深，廣泛引用兩千年來神學

-
6. Benedict Hung-biu Kwok（郭鴻標），《從以歷史為根據到以三一神學為根據的潘能伯格基督論》（*Von der historisch zur trinitätstheologisch begründeten Christologie Wolfhart Pannenberg's*; Ammersbek bei Hamburg: Verlag an der Lottbek, 1997）。
 7. 郭鴻標，〈潘能博的神學思想及其對華人宗教文化處境的啟迪〉，載鄧紹光編，《柯布、潘能博、侯活士與當代華人處境》（香港：信義宗神學院，1999年），頁51-92。及氏著，〈潘能伯格對基督論的關注點變化〉（*A Reflection on Wolfhart Pannenberg's Change of Focus in Christology*），載《建道學刊》28（2007），頁33-48。

和哲學資源，思想深度令人讚嘆甚至着迷。筆者提醒自己本篇導言的目的是幫助讀者與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一）》進行思想交流，並非要讀者接受筆者眼中的潘能伯格。因此，筆者引用德語及英國學術界對《系統神學（卷一）》的評論，希望增加這篇導言的客觀性。不過，一篇導言純粹報導別人的觀點，留存的價值有限。筆者嘗試在這篇導言裏面，提出一些個人評價，這些評論可說是筆者經過多年來神學思考過程中的成長，逐漸孕育出的對潘能伯格神學的見解。筆者會從五個方面幫助讀者進入《系統神學（卷一）》：第一，從潘能伯格自己的文章、著作介紹《（卷一）》的思想背景；第二，潘能伯格的公共神學；第三，神學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第四，啟示作為歷史與啟示作為上帝的話。第五，潘能伯格的神學對漢語神學的啟迪。

二、從潘能伯格自己的文章、著作介紹《系統神學（卷一）》的思想背景

筆者選擇首先從潘能伯格一九八一年為「我的思想如何改變」（How I change my mind）的神學家思想系列所發表的文章開始，讓潘能伯格的自我描述來引導讀者的思想。《系統神學（卷一）》德語版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當然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潘能伯格曾經出版和發表不同的書籍與期刊文章，探討過不同課題。如果研究潘能伯格神學思想，絕對不能夠局限於《系統神學（卷一）》，而是必須觸及他的其他著作和課題。但筆者考慮本篇導言的性質，所以就選擇集中《系統神學（卷一）》部分的解說，當然潘能伯格的思路及思考背景將會是認識《系統神學（卷一）》的基本知識。

潘能伯格一九八一年在《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雜誌撰文〈上帝在歷史中的臨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介紹了自己的思想發展軌跡。潘能伯格表示，一九五九年發表的文章〈救贖事件與歷史〉（Redemptive Event and History）反映他的神學正在演繹《舊約聖經》對「真實」（die Wirklichkeit, reality）作為上帝與被造者互動的場景。他接受《舊約聖經》老師馮拉德（Gerhard von Rad）的觀點，認為歷史與終末以及上帝與歷史並非對立，並引申到《新約聖經》研究上，探討猶太人的終末論。同時，他亦從基督教歷史傳統裏發掘人類接觸上帝的經驗，建構他的神學。⁸他表示雖然自己的思想經過不少轉變，但是認為歷史與終末及上帝與歷史並非對立的觀點，一直沒有改變。他描述了自己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顯現節時歸信上帝的經歷。一九四七年他開始讀神學，對巴特強調上帝啟示的主權十分認同，但是覺得巴特尚未解釋上帝啟示與人類經驗和哲學反省的關係。在啟示觀方面，潘能伯格就趨向用「類比」（Analogy）處理哲學與神學的課題。當在海德堡進修的時候，他從教父學的學習中更確定哲學與神學不能分割。老師馮拉德講授《舊約聖經》，使他領會到《舊約聖經》的上帝是臨在被造的世界及進入以色列人歷史的上帝。洛維特（Karl Löwith）的歷史哲學課則引發他對歷史意義的探討。他形容自己神學思想的轉折點就是對上帝真實的課題產生濃厚興趣。他並不滿足於梳理《聖經》的經文義理，亦不滿足於哲學上對上帝的論證，他希望從歷史研究上發現上帝的真實。他受到馬丁·路德思想的影響，認為上帝並非直接地臨在被造的世界；卻是隱藏地臨在歷史的獨特事件中。因此，歷史是上帝啟示的場景。潘能伯格並未跳出歐洲中心或者進入非西方歷史研究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的範圍。他主要思考《舊

8. Wolfhart Pannenberg, 〈上帝在歷史中的臨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載《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 11 [1981]），頁260。

約聖經》的歷史神學與耶穌基督的位格與歷史的關係，作為發展一種重視歷史的神學，⁹結果提出了「啟示即歷史」（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 revelation as history）的觀念。潘能伯格指出，他同時開發系統神學其他課題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學研究。他重視從不同學科的角度探討人類學，由於他要探討「真實」的課題，很自然就觸及科學，同時無可避免地要討論人類理性的課題。神學老師施林克（Edmund Schlink）引發他對普世教會學（Ecumenics）的興趣，影響他日後對羅馬天主教神學的研究及提出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潘能伯格表示，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啟示應該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的，同時基督信仰亦應該是理性的。¹⁰潘能伯格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他自己對自己思想發展歷程做了一種解說。從這篇文章裏面，我們可以知道潘能伯格神學思考的起點和重點。對筆者來說，文章總結部分有兩點更加重要。第一是他表示上帝論是他於一九八〇年間一個核心課題。第二是他對自由主義、民主等理念沒有了從前的樂觀態度，因為他早於一九六六年發現歐洲的學生革命運動的非理性部分正在塑造歷史，甚至近年西方的衰落亦反映人類的限制。雖然潘能伯格沒有對人類歷史走向的課題多加解釋，但是他表示，面對一個不能肯定的未來，縱使社會或者政治的解放未必可以解決人類問題，宗教卻可以提供出路。¹¹

既然潘能伯格於一九八〇年前後開始深入思考上帝論的課題，究竟我們能否從他的其他作品裏發現他的上帝論的思考方向，從而更加明白《系統神學（卷一）》的上帝論內容呢？筆者認為可以。對潘能伯格來說，上

9. 同上，頁 261。

10. 同上，頁 262。

11. 同上，頁 263。

帝論與人類生存意義的問題連在一起，他指出蒂利希（Paul Tillich）將個體的意義建基於無條件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中，「終極關懷」就是意義的根基（ground of meaning）。同樣，弗蘭克爾（Victor Frankl）提出尋找「無條件的意義」（Über-Sinn, unconditional meaning）。這恰好是現代社會面臨意義失落的局面，人總是切法尋找意義所在。¹²潘能伯格關注意義的問題是關注歷史課題的延伸，歷史可以分為史實（Historie, historical fact）與事件意義（Geschichte, meaning）。潘能伯格的歷史詮釋學反對將史實與事件意義分開，堅持事件意義必須有史實基礎，同時在意義的傳統（history of meaning）的框架裏面詮釋。潘能伯格提出「啟示即歷史」觀念，把耶穌基督復活事件置於猶太天啟運動的意義傳統下詮釋。筆者認為，潘能伯格探討意義的進程並非停在這裏。他進一步問，《聖經》記載的耶穌事件究竟是語言文字本身就具備意義，還是由另一個基礎賦予它意義呢？這是一個詮釋學裏的語言哲學問題，潘能伯格問，究竟《聖經》文本的語言結構本身包含意義讓讀者發現，還是讀者創造意義呢？¹³潘能伯格認為，文字承載意義（Bedeutung, meaning），句子承載意思（Sinn, sense），句子的意思不能脫離文字的意義，文字的意義總的來說是在句子的整體中被理解的。面對意義危機，意義必須先於人的發現而存在，必須在一個整體中被理解。如果對人類歷史進行思考，歷史的意義必須於歷史終結的時候來定斷，而歷史的意義不能純粹從人類歷史本身來決定，因為上帝是介入人類歷史的上帝。如果單從人的主

12. Wolfhart Pannenberg, 〈意義、宗教、上帝問題〉（Meaning, Religion, and the Question of God），載Leory S. Rouner編，《宗教式的知》（*Knowing Religiously*；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5），頁153。

13. 同上，頁154。

體性出發探索人類歷史的意義，將無法顧及人類的整體。因此，潘能伯格認為，意義的問題必須在上帝論裏面尋找答案。¹⁴

以上的交待確實可以解釋為甚麼潘能伯格由人類學的科際對話、科學和理性的討論，轉到上帝論。同時，這種上帝論的思考與歷史觀、終末論一脈相承，十分合理。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為甚麼《系統神學（卷一）》裏面的上帝論主要是三一論的論述呢？當然，《系統神學（卷一）》是一部教義學作品，必然根據基督教三一論處理上帝觀。不過，這樣簡單的回答無法反映潘能伯格的思考歷程。筆者選了潘能伯格一九七七年發表的一篇德語期刊文章，說明潘能伯格走向《系統神學（卷一）》三一論的思想歷程。這篇文章的開始部分提出歷史事件無意義（*Sinnlosigkeit, meaninglessness*）的現象與洛維特的歷史哲學思考。然後提出「真理」（*Wahrheit, truth*）的問題，可說是把對意義的探索推到一個新高點。如果意義的問題，建基於上帝論，究竟這個意義是否「真理」呢？¹⁵這個歷史真理與上帝的問題，令潘能伯格進入對上帝存有（*Sein*）的思考。潘能伯格提出一連串相當重要的問題：如果真理是歷史性的，我們如何思想上帝作為歷史的真理呢？上帝作為歷史的真理對上帝的存有究竟有甚麼影響呢？我們是否要思想上帝在歷史中他自己的行動裏呢？究竟上帝的行動範圍有多廣呢？究竟上帝的行動所建基的上帝與被創造的世界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他的真理，即是他全能的行動於歷史過程的終結最終戰勝

14. 同上，頁 164。

15. Wolfhart Pannenberg, 〈歷史的上帝——三一上帝與歷史的真理〉（*Der Gott der Geschichte. Der trinitarische Gott und die Wahrheit der Geschichte*），載《宣教與教義》（*Kerygma und Dogma*, 23 [1977]），頁 81。文章見於 Wolfhart Pannenberg, 《系統神學基本問題：論文集（卷二）》（*Grundfragen systematischer The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 Band 2*; Göttingen: V & R, 1980），頁 112-128。